



# 大乘不離小乘

蔡惠明

## 一、大乘佛教的興起

在部派佛教流行期間，大乘思想於南印度已開始傳播。當時在家佛徒中流行着對安放佛陀舍利的佛塔崇拜，從而形成了大乘最初的教團——菩薩衆。參加這些教團的有出家的導師（僧侶）和在家的信衆。他們中間一部份人爲了修持和傳教的需要，編輯了闡述大乘思想和實踐的經籍，起初爲般若系經典，以後又有「妙法蓮華經」、「維摩詰經」、「華嚴經」和「無量壽經」等出現。這些經典闡發了空、中道、實相、六度、菩薩道、多佛、三乘分別和一心本淨等思想。並在上述各種經典的思想基礎上逐漸形成了大乘兩個主要派別：

一、中觀派，亦稱大乘空宗，約在公元二世紀時開始形成，創始人是龍樹，經提婆、羅睺羅跋陀羅傳至佛護和清辨時，因對中觀的理論有不同的解釋，而分爲自續派和應成派。中觀派發揮

般若經系的思想，認爲修持最高的境界是空，「空是不可描述的存在」，世界上的一切現象都是一種相對的依存關係（緣合）和一種假借的概念或名相（假名），它本身沒有實體（無自性）。具有正見的佛弟子應該證悟上述空性的「真諦」，但對被無知（無明）覆蓋的凡夫仍須導以「俗諦」，即承認世界相對存在的真理。龍樹著的「中論」，又稱「中觀論」或「正觀論」，與「十二門論」、「百論」合稱「三論」。青目注釋，姚秦鳩摩羅什譯，四卷。主要內容是闡發「八不緣起」和「實相涅槃」，以及諸法皆空義理的學說。卷首的「八不偈」：「不生亦不滅，不常亦不斷，不一亦不異，不來亦不出」；「觀四諦品」的「三是偈」：「衆因緣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爲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」，是全論中心思想的概括。「八不偈」源自「雜阿含經」第二六二經的「離有離無」；第九六一經的「離斷離常」；第二九七經的「離一離異」；第三三五經的「離來離去」等教示，批判了緣起法

上的種種謬論，指出單純執着生滅、常斷、一異、來出等，是不正確的「戲論」。應該超出戲論，消滅戲論，得出現象實在的認識，即實相。「三是偈」則是依據「雜阿含經」所述的觀點，對中觀下了定義，認為真正的緣起法，是既要看到無自性（空），又要看到假名（有），假名與空相互聯繫，就是中觀。義淨在「南海寄歸傳」卷一說：「中觀則俗有真空，體虛如幻」，即是此意。「中論」最後的「觀涅槃品」，還以偈說：「涅槃與世間，無有少分別。世間與涅槃，亦無少分別。」又說：「涅槃之實際，及與世間際，如是二際者，無毫釐差別。」只要消除無明，就可以達到涅槃。涅槃是無得亦無至，不斷亦不常，不生亦不滅，排除了生死干擾的寂滅境地，使世間與涅槃在實相上統一。龍樹為大乘佛教的宗教和社會實踐開闢了新的道路，他的宗教哲學思想對中國佛教的三論宗、天台宗等都有很大的影響。

二、瑜伽行派亦稱大乘有宗，興起於公元四至五世紀間，為無著、世親二兄弟所創，因強調瑜伽的修行方法並以瑜伽行總結全部佛教教義而得名。主要經論是「解深密經」、「瑜伽師地論」、「唯識二十論」、「成唯識論」等。無著的主要佛學思想，概括在他的「攝大乘論」中，這部論書根據「大乘阿毘達磨經」對唯識論進行系統的闡明，認為阿賴耶識是一切諸法的根本，也是生死輪迴的主體，具有能藏、所藏和執藏三種性質。他還提出三性說，以闡明「一切唯識」、「境無識有」。他認為從認識上看，對宇宙萬有可分析為三性，即遍計執性、依他起性和圓成實性。他主張戒、定、慧三學，勤修六波羅密，把證悟的階段分為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向、十地、等覺、妙覺五十二階位，最後達到「無住處涅槃」的境界。他的胞弟世親午夜聽無著誦「十地經」後感到其法深妙，發心弘揚唯識論。在「唯識二十論」、「唯識三十頌」中，充份闡明「識生似外境現」的思想，認為外境

本來就不存在，由於識生起的作用轉變為心的對象，如同病目見空華。世親的繼承者有親勝和火辨兩家，較親勝稍後發揮親勝學的德慧和安慧，他們被稱為無相唯識派。世親的另一繼承者是陳那，他是後期瑜伽行派的先驅。陳那的後繼人有護法和法稱，護法發展了世親和陳那的唯識學說，法稱則發揮了陳那的因明學說。瑜伽行派提出「萬法唯識」、「三界唯心」的理論，他們把識分為三類，而將第八阿賴耶識看作是世界（現行）的根源（種子），個人所認識的一切現象都是由阿賴耶識所派生的（種子現行），所以名之為「所知依」。瑜伽行派的根本論書是「瑜伽師地論」，簡稱「瑜伽論」，傳為古印度彌勒口述，無著記錄。瑜伽師地，意為瑜伽師修行所歷的境界（十七地），因此亦稱「十七地論」。唐玄奘譯，一百卷。全論分五部份：一、本地分（一至五十卷）。將瑜伽禪觀境界或階段分為十七地，即五識身相應地、意地、有尋有伺地、無尋唯伺地、無尋無伺地、三摩囉多地、非三摩囉多地、有心地、無心地、聞所成地、思所成地、修所成地、聲聞地、獨覺地、菩薩地、有餘依地、無餘依地。二、攝決擇分（五十至八十卷），論述十七地的深隱要義。三、攝釋分（八十一至八十二卷）。釋十七地有關諸經，特別是「阿含經」的說法和儀則。初明說法應知的五分，次明解經的六義。四、攝異門分（八十三至八十四卷），釋十七地有關諸經，特別是「阿含經」所有諸法的名義和差別。五、攝事分（八十五至一百卷），釋十七地有關三藏，特別是「雜阿含經」等眾多要義。初明契經事，次明調伏事，後明本母事。五分中以本地分為重點，後四分主要是解釋其中的義理。

大乘與興起並盛行後把部派佛教貶稱為小乘，當然部派佛教是不會接受這一貶稱的。因為「小」的梵文 *hina* 音譯「醜那」，含有卑劣、下賤和道德上屬於「惡行」的意思。這樣就形成大小

乘的對立，終致分道揚鑣。不過，後來文獻上應用開了，大家看慣了，也就習以為常。現在用「小乘」一詞，並非含有貶意，僅表明這樣一個事實；在大乘學說流行以後，部派佛學還在繼續，不過因受大乘影響，學說內容有所改變，而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，即小乘階段（這名稱在北傳佛教因沿習已久，約定俗成。但南傳上座部佛教從未承認）。這個階段延續的時間相當長，可說與大乘佛學相終始。當時小乘發展了好幾派，主要有：說一切有部、經量部、正量部等。他們流行於中印度、西北印度一帶；正量部還流行於西印度。由於白匈奴的入侵，佛教受到嚴重破壞。佛經典籍如法滅的「蓮華兩經」、玄奘的「大唐西域記」等對此都有記載。至於上座部已從印度本土移往斯里蘭卡，大眾部因它的學說接近大乘，大乘學說一流行，這兩部亦就不受人注意了。本文所指的小乘，是沿襲習慣上的稱呼，也就是大乘成立後把它以前的佛教統稱小乘，請讀者注意和理解。

## 二、大乘學者多來自小乘

從史料記載看，大乘學者多來自小乘。如中觀派奠基人龍樹，亦譯龍勝或龍猛，他初從迦毘摩羅學小乘三藏，後來改學大乘經典，深達奧義，繼馬鳴之後，傳播大乘。龍樹的主要著作「大智度論」中，大小乘交涉歷歷可見：一、「大智度論」體裁為解佛語，解佛語的不為毗曇必為毘勒。毘勒雖失傳，但可從「成實論」中見它的雛形。訶梨跋摩著「成實論」就是依據小乘宗義以明空，而以滅空心為究竟，即空空解脫門，其解法相也不主一家，但於有部多致破斥。如諍四大寶有、心所實有、不相應實有等，皆反對毗曇。二、此論性質本非毗曇，當時大乘尚無獨立的毘曇，其分別法相所取自必取於小乘，據現代佛學家呂澂考證，論中於小乘毘曇引文不下五十多處。三、大乘與小乘對舉，境界界

三法法皆對。四、小乘中也說大乘，慈以樂與眾生故，「增一阿含經」中說有五功德，而論中卷二十提到菩薩處眾修行三十二種惡，漸漸增廣轉成大悲。五、大乘不離小乘，如三十七道品、三昧皆聲聞法，菩薩用三十七品到涅槃城，用三三昧入城三門，而以四禪、四空、四無量、八背捨、八勝處、九次第定、十一處處試心知柔軟自在，隨後能入。六、般若必以空為用。龍樹講空，有三種意義：①空的本身；②空的因緣；③空的意義（空義既作境界、對象解；又作用處、意義解。）空的實際應用就在於有空，一切法都有決定的自性，那就無法作這些安排。七、同一事有二種意義。如論中卷十八說：「無所得有二種，一所求不如意名無所得；二實相無決定名無所得」。八、備舉兩端。如論中「說菩薩行有兩種：一者觀一切法自性本空；二者從不捨離一切眾生」。已故支那內學院院長歐陽竟無居士稱贊「大智度論」的論述具有樸實的辯證法因素。

瑜伽行派的創建人無著和世親兄弟都是先宗小乘，改學大乘的學者。據記載，無著曾得賓頭盧尊者傳以小乘空觀，頗得長進，後在定中用神通力上升兜率天，得彌勒菩薩為他講解大乘空觀，並傳「十七地經」，就是「瑜伽師地論」。該論「攝事分」載：

「雜阿笈摩者，謂於是中，世尊觀待彼彼所化，宣說如來及諸弟子所說相應，蘊、界、處相應，緣起、食、諦相應，念住、正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覺支、入出息念、學、證、淨等相應；又依八眾說眾相應。……即彼一切事相應教，間廁鳩集，是故說名雜阿笈摩。」

「即彼相應教，復以餘相處中而說，是故說名中阿笈摩。即

彼相應教，更以餘相廣長而說，是故說名長阿笈摩。即彼相應教，更以一二三等漸增分數道理而說，是故說名增一阿笈摩。「小乘各派均宗「阿含」，小乘律、論也都引述或闡發「阿含」的內容，而「瑜伽師地論」對「阿含」的重視和引述，更顯得突出，可見其淵源關係。佛說法時並無大小乘之分，所以劃為大小，只是大乘形成後相對而言吧了！

世親較無著小十歲，篤信小乘，精通十八部經義，善於妙解小乘學說。在無著病危時，召弟去為他講「瑜伽師地論」，勸導改學大乘。世親有所省悟，表示願割舌頭以贖毀謗大乘之罪。無著語重心長地說：「你既知毀謗大乘是由舌所造，就仍用這舌宣揚大乘吧！」世親早年在說一切有部出家，後接受當時新的佛教學說，思想已經起了變化，從「俱舍論」中可以看到大小乘交涉。此論是他在克什米爾和犍陀羅，為信眾講「大毘婆娑論」，每日講完一段，即概括其義作一頌，全論講圓滿後，成六百頌，即「俱舍論本頌」。以後他續作長行注釋，合稱「俱舍論」。此論以「雜阿毘曇心論」為基礎，廣泛吸取「發智論」、「識身足論」、「法蘊足論」以及「大毘婆娑論」的要義，並參考當時的經量部學說，不拘成說，根據自己的觀點，把有部的全部教義加以概括歸納而成。

「俱舍論」本頌結構同「雜阿毘曇心論」一樣，貫穿有部學說「以四諦為綱」的傳統精神，但對「雜阿毘曇心論」已加改造，有所增刪，並重新組織。它講四諦，別具特點。世親在注釋時又加了「破我執」一品，與本頌無關，全體九品結構，體現了「諸法無我」的根本主張，而有部是以「我空法有」為它的思想基礎的。此論在印度風行後，引起迦濕彌羅有部學人的激烈反對，由象賢等歷十二年寫成二萬五千頌的「俱舍電論」即「順正理論

「以破「俱舍論」，被稱為有部新說。象賢曾致書世親，說明自己的觀點，不久就去世。世親看了認為「理雖不足，辭乃有餘」，可為闡發有部正宗效力，不妨並存，就給它改名「順正理論」傳了下來。其實此論對「俱舍論」並非完全抹煞，只是將「意朋經部」和批評「婆娑」的地方有些反駁，而且駁得相當徹底。當時世親已在晚年，他又改學大乘，對小乘內部是非問題不再關心，因此並未辯駁。到了他的弟子安慧、陳那等，在注解「俱舍論」時，還是對「順正理論」進行破斥的。由此可見，大乘和小乘、小乘內部之間的論爭在相當長時間內持續不斷，由於歷史和地區的種種因素，大乘得到發展，直至最後與密教相結合。小乘各部經過經量部轉為瑜伽行派，大眾部轉為中觀派，這種轉變，僅僅表明歷史的進程，不能以為「優勝劣敗」的根據而沾沾自喜，以為「嘆大褒圓、彈偏斥小」理所當然，因為佛法本來是一味法。

### 三、互相尊重取長補短共同提高

近代學者認為，佛教思想史的分期，大致可分兩大類：一、佛陀時代稱為基礎的佛教；二、佛陀以後的稱為發展的佛教。基礎的佛教，即原始佛教，是佛陀創教和他弟子相繼傳承時期的佛教，約為公元前六世紀至前五世紀。發展的佛教則又分為第一期小乘部派佛教和第二期大乘宗派佛教。一般說來，小乘的思想，着重於出家僧團在注解釋義方面的努力。大乘思想則重於佛陀本懷在精神方面的發揮。但不論小乘和大乘，它們的淵源都不出乎原始佛教思想的延伸。我們如不追本溯源，探索和理解原始佛教佛陀的本懷，而只從表面上看小乘部派佛教和大乘宗派佛教，往往會誤解佛教的實質，甚致對浩瀚的三藏聖典感到無所適從或不知從何入手。因為發展佛教中或多或少摻雜了歷代古德的思想以



及各個時代背景、地區的風俗習慣、傳統文化等不同因素。只有研究原始佛教才能真正了解佛教的根本精神，順藤摸瓜，弄清大小乘各派思想的來龍去脈。提倡回歸佛陀時代的教法，旨在恢復佛教的純正，糾正小乘不承認大乘是佛所說，而大乘將佛神化、導致神佛不分的流弊。我們真誠地希望南北交流、大小融合、互相尊重、求同存異、取長補短、共同提高。

我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出版的香港「菩提」月刊第四十三期發表「不要誹謗原始佛教」一文，針對北京「法音」八九年第五期「論開悟」文中的一段：

「小乘直到現在還不承認大乘。他們認為大乘是世尊涅槃以後出現的違背世尊本意的說法，只有小乘的教義教規才真正有資格被稱為佛的教法。現在有許多佛教研究者，也有不少人認為從小乘經典入手是研究佛教的唯一正確途徑，極倡其所謂回到佛教之原始本面目去之說教，其實不過是跟着西洋學者之尾巴而已！我們是以發展觀點看問題，我們認為這些人是有些大腦蛻化，企圖把歷史前進的車輪向後拉，並不懂什麼叫佛法！」

誠然，歷史是向前發展的，後一個歷史時期較前一個歷史時期進步，這是客觀的規律，毋庸置疑。但在同一個歷史時期會出現反復，這也是不可避免的。從釋尊降生、成道、涅槃到當來下生的彌勒菩薩在龍華三會成佛這一歷史時期中，釋尊已自覺、覺他、覺行圓滿，成就一切智，不會有人超過他，這也是應當肯定的。原始教法以四諦為核心，緣起為最基本法則，佛經所說的法義都是從這個源泉中流出來的。學佛是從現實人生着手的正道，從正道修行中得到解脫。聖道的內容，主要有七類，總名為三十七道品，其中根本的是八正道，這是三乘所共依，「大智度論」卷十九指出：「佛說四念處乃至八正道是摩訶衍，三藏中亦不說

三十七道品獨是小乘法。」提倡回歸佛陀時代教法，發揚根本法義，研究「阿含」經教，怎麼會是「大腦蛻化，企圖把歷史前進的車輪向後拉，並不懂什麼是佛法呢？」所謂「一葉障目，不見泰山；兩耳塞豆，不聞雷聲。」對「論開悟」作者的怪論，我們是不能同意的。至於引進西方先進技術、科學成果、管理經驗等對祖國建設是有利的，不能像文革時期「懷疑一切、否定一切」、「洋為中用」、「去蕪存菁」地接受西洋學者佛學研究的成果，也不一定是「跟西洋學者之尾巴而已！」中國高僧在促使印度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，與天竺和西域僧人通力合作，沒有發生過「排外」現象，為什麼我們要夜郎自大、固步自封，不去吸收西方學者對佛學研究的先進經驗呢？羅無虛居士最近從美國回滬探親，在上海佛教居士林講了四次原始佛教，接觸了不同信仰層次的在家兩家，深有感概地說：內在佛教較國外落後幾十年，就是因為像此文作者「大腦有點蛻化」，滿足於自揚抑他、順口開河地誹謗原始佛教。

在「論開悟」文中還看不起阿羅漢，說他們尚未斷盡煩惱，屬小乘種，這實在是罪過。據天台宗教義，阿羅漢相當於七地菩薩的階位已超脫流轉，不受後有，是超凡入聖的聖人，比起我們具縛凡夫，是高超得多了。佛的十號中有應供，梵文音譯阿羅漢，從這一意義上說，佛與阿羅漢解脫相同，但果德不同。佛具十智力，而阿羅漢只具五學力。我國是流行北傳大乘佛教的國家，歷代高僧為弘傳大乘教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，但對南傳上座部佛教的研究無疑是偏狹的，有些課題甚至是空白的。既然都是佛陀的教法，就要本着互相尊重、求同存異、取長補短，共同提高的願望進行交流和合作，不要關門拒人，唯我獨佛。大乘不離小乘，小乘要重視大乘，因勢利導，可取所需。世界佛教需要團結，團結就是力量，佛法一定能恢復純正，得到大大復興！